

SHANGHAI JIAO



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

第二辑

SHANG JIE XIAN XING JI

商界现形记



天歌生 著
SHANG HAI TAN
YU SHANG HAI RENCONG SHU

商界現形記

天賢生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装帧设计：张天志

上海滩与上海人

(第二辑)

商界现形记

天赞生 著

钱扬 钱诚尔 标点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272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昆山兵希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32 1/32 印张 4.125 插页 2 字数 91,000

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,000

ISBN 7-5325-1004-2

I·496 定价：1.85元

出版说明

《上海滩与上海人》丛书第一辑出版以来，以其翔实的资料和隽永的文笔，得到了近代史学、社会学、民俗学界的广泛重视与社会其他各界的欢迎。读者纷纷来函要求续刊。因此，我们请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和杭州大学中文系的有关同志，精选汇编了丛书的第二辑十种，以期为广大读者提供又一套进一步了解旧上海社会形态、民俗风情的有趣读物，也为学术界及有关方面提供更为生动丰富的研究资料。

不同于第一辑之以笔记为主，本辑所收录的，都是产生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前期的小说作品。虽然小说不比笔记之主干实录，资料确凿，而往往虚构人事，铺衍情节，但这批作品仍有笔记所不可取代的资料价值。

小说的作者尚未受到西方现代小说理论的明显影响，亦无意于作纯文学的营构以求名垂后世。其创作的动机既较单纯，都以卖文为生，兼寓劝世之旨；其创作的形式也较平直，多为报章连载，逐节铺陈。加以都是过来之人，谙熟花场欢界、三教九流的环境内幕，所以往往直书印象、径写世情而连缀成帙。就现代小说理论的观点而言，也许技巧难称精到，而思想也有欠深刻；然而就资料而言，缺陷反成为某种长处：近乎写实的描述，适为当时的上海滩存真，而切身的经验，又能使笔底的一切生动可感。如果说第一辑的笔记因其简明扼要已勾画了上海滩的大致轮廓，那末本辑的小说，因其委曲周详，更可使读者深入肌理，作细部的观察了解。

小说又总是小说，必有所概括，有所融合，以衍成故事。因此，静止地散见于笔记中的上海滩上种种人物、色色风情，在小说中都“动”了起来，并为情节所串连、汇合。举凡里弄街巷的名称位置，剧场酒肆的陈设布置，帮会狭斜的规矩内幕，中西店铺的字号特色，乃至俚言俗语、行话切口、节时风光、园林景物，在这批小说中既以本来的形态出现，又互为映照，构成了旧上海富于立体感的社会背景画卷。而官僚政客、赌棍流氓、妓女狎客，遗老恶少，真假“洋大人”，投机“革命党”，又在这幅背景下演出了一场又一场盛衰兴亡的闹剧，虽有少数回首的浪子、古板的君子，体现着作者的劝世之心，但在洪水猛兽般的腐败风气之中，他们已只是长期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而已。读完这些作品，当能理解上海何以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缩影；更会深思，新的社会革命，何以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。这当然并非作者本意，但文学作品的认识价值，往往大于主观动机，却是屡见不鲜的事实。至于专家学者、戏剧工作者能从中勾取各自有用的资料、素材；上海商业界、旅游界，也必能去芜存菁，对如何发扬上海的传统特色，引发新的构想；这些，当更非意外。

由于以上原因，第二辑的《上海滩与上海人》正可与第一辑相辅相成，愿读者们从中取得各自的收获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1990年11月10日

编 例

一、本丛书第二辑以十种为一辑，每种收小说一种或正续集合为一种。

二、各书均加新式标点。凡有二种以上刊本者，选取较佳者为底本。间参他本，以正误脱。其作者当时所用之字，一般不改，个别如“他、她、它”、“那、哪”不分，为方便读者，照现在习惯作了区分。

三、各书语言浅白，一般不须注释。个别非注难明其义处，则保留原作者或原出版者所加的注释。原书间有评语，一般不作保留。

四、各书来源不一，原本版式芜杂，今尽可能依常例划一，俾清眉目。

五、本丛书第二辑所收各书，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熊月之、杭州大学钱诚一两同志编选。

前 言

晚清海派小说《商界现形记》，作者署云间天贶生。云间即今上海市松江县，至作者真实姓名和生平事迹，则无从考查。这部小说于清宣统三年(1911)，由上海商业会社印行。

此书分两集，每集分上下两卷，每卷四回，共十六回，属章回体小说。全书从周子言在上海开办实业公司写起，到马扁人亦在上海开办仁实公司为止。实则全书并未写完，据第十四回交代，后来仁实公司因诈骗案倒闭。第二回批语指出，阿金姐虽是伶俐，后来吃亏没处申诉。第五回批语又指出，“徐家妹妹还在第三编中方才明白”。可见作者对全书布局，先有了规划，但不知何故半途搁笔，可称憾事。所幸大体已就，成书部分，大致可告一段落；而内容技巧在当时可称佳构，名盛一时，所以仍选入丛书整理付印。

清代后期，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清王朝闭关的大门，订立了不平等条约，使上海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商业都市，“行商居贾，咸来莅止”，“华洋互市，中外通商”，呈现了畸形的繁华景象。这时就陆续出现一些描写上海商界活动的中长篇小说，如《市声》、《发财秘诀》、《胡雪岩外史》、《商界现形记》等。文艺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再现。这批作品有的鼓吹创办改良主义的民族商业，有的抨击洋奴买办的无耻面目，有的揭发奸商投机倒把的罪恶勾当，有的暴露富商巨贾奢侈糜烂的享乐生活。十里洋场，商战激烈，尔虞我诈，互相倾轧，唯利是图，甚至不惜出卖国家利益。他们朝为暴发户，暮成瘪三，大起大落，瞬息万变。这就对当时上海商界作了或细或粗的剪影，具有时代性和地方色彩。

《商界现形记》，主要是描写这个时期上海商界买办、掮客纷纷开办公司的诈骗活动，谴责这号人物“寡廉鲜耻，薄义少信，哄骗作生涯，奸诈为事业”。周子言、祁承茂、马扁人之流，大肆活动，开办公司，什么实业公司、仁实公司、公益公司、风簾公司等等，因为，“公司是最时盛的名目”，“公司两字是包罗万象、统括无遗的大名目”。他们租一间石库门房子，摆些外国家具，“做一块公司牌子挂起来，也很体面”。他们搬出一些有名望的人物做董事，做靠山，既有轮船买办、钱业买办之辈，又有候补提举、知府、知县以至举人、监生，洋势力与土势力勾结合流。他们挂着总董、总理、协理煌煌头衔，一会吹留学东洋，又捐了官；一会吹家庭豪富，公司实力雄厚，吹得天花乱坠，神乎其神。他们满口新名词，什么“时务”、“改良”、“经济特科”、“金钱主义”等等，时髦得很。其实全是一伙空头大骗子，如此种种花招，不过是企图惑人耳目，遂其招摇撞骗而已。

这伙人所谓“集资”，就是骗钱。可是，有两种钱，他们不敢骗：一是洋人的钱，一是衙门的钱，因为，一旦拆穿，就会坐牢、杀头。当然，在他们之中，也有亡命之徒，铤而走险。他们挖空心地想出个零积厚利的办法，把那些小商人、小经纪人以及小市民的辛苦钱，一个铜板，一角小银元，渐渐凑成几十万、几百万，统统塞入自己的口袋。甚至发行假钱票，以假珍珠作抵押品。五花八门，无奇不有，“数目愈弄愈大，人心愈弄愈险”。说也奇怪，这类骗子，“骗钱越多，面子越大，身价越尊，位置越高”，竟成为“大有能力的伟人”。这简直是以臭为香，是非颠倒。

这伙人挂的牌子，名为“实业公司”，实际上，只是打着空幌子，什么实业也不办。他们大耍花招，买空卖空，投机倒把，兴风作浪，甚至造假电报，扰乱行情，哄抬物价，从中渔利。他

们之间，为了争利夺势，有时互相勾结，拉拢利用，狼狈为奸，可是，一转脸，互相拆台，背后插刀，拼个死活。所以，他们“只要有钱赚”，可发大财，就根本不讲商业道德。林幼竹说他就是“只晓得生意经，不晓得新学家哩，旧学家哩，婆德哩，公德哩”的人。他们的生意经，不外是投机、哄骗、中饱而已。

这伙人之所以妄想发大财，就是为了追求奢侈糜烂的享乐生活。他们把诈骗来的大量金钱，大肆挥霍。时而在烟馆，吞云吐雾，过足鸦片瘾。时而在赌场，呼五喝六，日以继夜。时而在妓院，吃花酒，嫖妓女。时而包旅馆房间，玩戏子，轧饼头。他们充大老，装阔绰，讲排场，摆派头，一出手，不是上百银元，就是上千的钱票。有的竟花十多万银子，买田地，造花园，弄来六七个“红姑娘”（妓女）做小老婆，丫环娘姨，成群结队。“夜夜元宵，图个快活”，实则是吸他人血汗，供自己享乐，花天酒地，醉生梦死。等到挥霍殆尽，公司倒闭，逃之夭夭，不了了之。即使个别吃官司，也可花钱活动，反正有靠山。到头来，倒霉的是小市民，谁也不管的。

不难看出，《商界现形记》就是力图把晚清时期上海商界买办、掮客之流形形色色的丑恶原形，赤裸裸地显露出来，从而投以嘻笑怒骂的谴责，公之于众，以引起人们的炯戒。此书显为谴责小说之属。虽然它在成就上，不能与《官场现形记》相提并论，但从它所写的特定的生活内容来看，确具特点，有相当的认识作用。

本书的写作技巧，也有一定特色。全书由一段一段故事，联缀成整体。上集写周子言、王文林、陈少鹤、杜筱岑等的活动，下集写祁承茂、马扁人、牛楚公、华良心等的活动，时起时伏，若断若续。直到第十六回，借马扁人在谢寓处请客，全书人物齐至，才把上、下集作一小结。可是，这并非按照人头依次直

写，而往往“横空的又要换题目了”。比如，“刚刚巴望得有点仁实公司的眉目”，忽又“大掉枪花”，突然插入“海狗肾周旋光棍”，虽然这一节在接榫处（十三、十四回）尚有所疏忽，但仍不失为作者所说的“错落有致”。作者还借鉴于当时翻译小说的倒叙手法，尽量避免平铺直叙。比如第十四回通过众人议论，写仁实公司骗得巨款倒闭。这时作者提示：“公司还没开成，今儿怎地已经倒了”，“待在下细细说来”。于是，回过头来，再写仁实公司从开办至倒闭的过程。虽然这种断断续续写法，从《儒林外史》到晚清谴责小说，并非罕见；倒叙手法，吴趼人的《九命奇冤》也试用过，但是，此书在布局上，确实费过思考，有所借鉴，有所创新。

《商界现形记》一开头，作者就交代：“吾这部《商界现形记》，编的却是上海官话”。比如，书中周子言“说起话来，好一口上海官话”。可是，书中妓女，如阿金姐、秋云、阿巧等，都说苏白。显受《海上花列传》、《九尾龟》影响，其用意是有助于刻划有地区性的人物，正如作者所说，易于“活跳”，“很有画里真真呼之欲出的光景”。比如，此书中阿金姐，一口吴侬软语、活生生地表现这个妓女伶牙利齿、善于应酬的媚态，其风姿又显得有别于北地烟花。所以对外地读者而言虽有一些阻隔，但如同越剧也大抵可为北方观众喜爱一样，相信看过数章，便可自通，且会感到别具韵味。

作者在书中交代，此书写的人和事，都是自己目见或耳闻的。故叙事委曲周详，真切如画，但罗列或嫌繁细，议论时见空疏，也有迎合市民趣味之处，凡此种种，都是这部小说存在的缺陷，也是晚清以降谴责小说的通病。

徐扶明

1990年10月

目 录

出版说明		(1)
编 例		(3)
前 言		(1)
第 一 回	碧玉楼周子言摆酒 青莲阁何少鹤开灯	(2)
第 二 回	巨商阔少一诺千金 冶叶倡条深情密意	(11)
第 三 回	老挡手苦口谏东家 小东家发标换挡手	(16)
第 四 回	电报传来火油飞涨 下堂求去艳帜重张	(25)
第 五 回	海底枪笆居奇垄断 空中楼阁看戏搭台	(34)
第 六 回	富商破产接四连三 小鬼当家瞎三话四	(42)
第 七 回	杜筱岑兴高采烈 林幼竹丧气垂头	(50)
第 八 回	施媚术欢场常态 发怪论商界奇谈	(59)
第 九 回	林幼竹欢场觅协理 马扁人异地遇良朋	(64)
第 十 回	女艺员重义轻财 假名士寡廉鲜耻	(71)
第十一回	宝素珠巧骗坤伶 海狗肾周旋光棍	(79)

- 第十二回 刻字匠揪头割耳..... (87)
店东翁仗义疏财
- 第十三回 小二爷暗地偷情..... (92)
大老官当堂吃苦
- 第十四回 谈来历史委实希奇..... (101)
吞到药丸果然灵验
- 第十五回 几盆粥菜借尸还魂..... (108)
一纸名单奇情怪状
- 第十六回 小玩耍独出头钱..... (113)
大排场发行钞票

商界现形记初集上卷

海上一隅，弹丸之地。自华洋互市，中外通商以还，遂成巨埠。繁华等于巴黎，蕃盛驾于伦敦。六大洲五十三名邦、一统志二十二行省之以有易无，行商居贾，咸来蒞止。吾谓英之伦敦未及吾海上之富有也，法之巴黎无过吾海上之奢丽也。六十年来，吾海上乃仙都也，吾海上乃乐国也。上下五千年，纵横九万里，未有如吾海上之盛达于极度也，豪华跻夫极巅也。

乌摩！好物不坚，彩云易散。命世之士恒见嫉，倾城之女多失意，社会之现象同一致也，无分歧也。何已？盖积极乃消极之起点，文明又蛮野之肇始。不观夫吾海上五年以上之富庶为奚若，吾海上五年以上之蕃闹又何如？曰：“不如也，荒且凉矣。”曰：“不若也，穷且匿矣。”

尝闻古之君子有言曰：“衣食足而知廉耻，府库充而知信义。”确夫，人之恒情也，势之自然也。是故吾海上五年以上之种种事端，种种现状，雍然穆然，有海外之文明风度焉。何也？府库充也，衣食足也，丈夫事好自为也。

今也不然。吾海上之种种人物思想不古，趋于下流，寡廉鲜耻，义薄少信，习哄骗作生涯，奸诈为事业。若官绅，类之贵者也，屏夫吾笔舌之外。若屠沽，类之贱者也，屏夫吾笔舌之外。足以佐吾笔舌之兴而驱遣睡魔、排遣永昼，其唯商人乎！吾于是夫作海上近新之《商界现形记》。凡诸体例，则董生直笔，蒙叟寓言，两存其意。云间天贲生识。

第一回 碧玉楼周子言摆酒 青莲阁何少鹤开灯

俺这里上海商界上，有一个名声溥溥的商人，姓周，表字儿叫什么子言，但不知道可是夫子的“子”、言语的“言”这样儿的两个字吗，就不过声音总算相近了，字面却不讲究哩。据说是宁波人，然而瞧他的行为吐属，却没有一点儿宁波人的调调儿，说起话来好一口上海官话。怎样叫做上海官话呢？其实叫做书的也形容不来，说不出其中的所以然。吾这部《商界现形记》编的却是上海官话，因此这周子言的状态倒是活跳的，在吾这部书里头，很有画里真真呼之欲出的光景。这周子言排行第三，一般要好朋友叫他三兄、三弟，也有顶知己的直叫他老三、阿三哩；一般婊子姐儿们都称他三少、三少的，伺候他的小么儿们就尊做他三爷、三爷哩。这周三既是个名声儿溥溥的商人，他做的是哪一门子的商业呀？这倒指点不来。只为他的行业忒多了，综而言之，只消有钱赚他就做，哪怕上万银子的大宗儿，他也挤得上去，拿得出来。他也没有什么招牌字号，烟间、堂子这两种去处就是他办事的所在。如今烟间是没有了，他便另外创出一个局面来，就在新马路荣华里租了一所双开间一侧厢的石库门房屋。记得这所房屋是荣华里第二弄第七个石库门，门牌是“行”字第七百九十五号。赁了好些的红木器具、外国家伙，那个场面非凡之开阔。楼上楼下，装了二三十盏纱罩自来火。头里原想打起个公馆牌子，继而一想里面没得家眷，不配叫做公馆。若是不要保险呢，倒也罢了，胡乱做一块周公

馆的牌子挂起来，人家瞧了岂不体面的多哩？但是既想狠狠的保他一万八千银子的险，招了保险行家的疑心，那时节烧掉了吃他们多一句话就乏味了，倒不如做一块公司牌子挂起来也很体面。想来想去，想不出算做甚么样的公司才配呢？整整的想了三日三夜，没有想得妥当。忽然间吃他想出一个人来了，道：找王文林王老八同他商量去，他很有点儿才情，一定想得出一个绝好的名字来。于是坐了橡皮轮三环挡的包车，分付车夫江北阿三飞也似的拖到爱而近路长春里王文林家里。

恰好那王文林没有出去，正在房里抽鸦片烟过瘾。他俩原是一路上志同道合的知己朋友，所以周子言周三一跑直跑上楼去，一叠连声的喊着“王老八、王老八”。正想冲进房去，只听一缕娇滴滴的声音急急道：“慢点儿呀！慢点儿呀！”那周三只得站住了，笑说道：“大白天里做什么，仔细麝香和鸽子的晦气？”接着只听得马桶盖响。过了十秒钟，又听得老枪的声音道：“老三吗？进来罢。”周三便嘻皮涎脸的一脚跨进房去。只见那王文林王老八的姘妇叫什么黑牡丹莘庄老大的，弯着腰凑着面汤台上洗手，回过头来对那周三微微的笑。周三也堆着一脸子的笑，道：“我认是你们一对儿干怎样的精致勾当，嘎，这点点儿的正经，就是我跑了进来也不要紧呀！我又没转弯的眼珠子。”王八道：“别这么假痴不颠的。她同你却客客气气，规规矩矩，你总是这么着的一种调调儿，算那么的一出嘎！”那黑牡丹接过来道：“你别这么着的轻狂，我又不和你玩，今儿给你一个信息儿，你还是这么的调调儿，我少不得要不耐烦哩，老大的巴掌你可吃得住！”说着，又格格地的笑个不住。那周三脖子一缩，舌尖儿一伸，做出怪样的神情来，却没言语，只是怪笑，便向烟榻上躺去。王八道：“别胡闹了。你老早的跑来做什么呢？”周三道：“这时候已三点钟敲过了，还说老早吗？”

你的鸦片烟端的抽得忒糊涂了！我不是一样要抽一两开外的膏子，瘾也不小了，然而抽烟的时候抽烟，做事体的时候尽做事体，不作兴因为抽鸦片烟耽误了正经事体。就是早上也不作兴尽躺着，吃中饭的时候总归起身了的。”这个当儿，那黑牡丹洗手已罢，拿了一枝帽子牌香烟，装着那个金镶蜜蜡香烟咬嘴里头，凑到烟灯上吃着了，送到周三的嘴里。周三对着黑牡丹膘了一膘，也不动手来接，就把嘴接来衔着那香烟吸哩。黑牡丹就趁势坐下。王八视为寻常，不去理他两个，也不计较他两个忒煞亲热似的，听说三点钟已敲过了，忙拿表来一看，道：“果然三点一刻了，孙实夫孙老九约着我三点半钟在海南春呢。”说着，对黑牡丹道：“你真真靠不住，昨儿晚上我怎样交代你？我今儿有要紧事体，三点钟就要出去的，极迟一点钟叫我起来呢。你仍是不叫的，误事，误事！”黑牡丹直跳起来道：“噢！噢！你自己尽挺着尸，叫了你两三次，倒惹你动起肝火来了。这时候又怨着我不叫你，你到底要怎样呢？你说，不欢喜和我做一块儿，你尽说就是了，何苦来做这么的乔张致呢？你是很漂亮的王孙公子嘎，我原是乡里人，不配你！”说着，眼圈儿一红，哭起亲爷娘来。周三忙解劝道：“别闹，别闹，八哥端的说的不在行。好姊妹，别哭，别哭。”说着，又忙向袖儿内探出喷香触鼻的洋丝巾来，替黑牡丹揩抹眼泪，谁见哪来有眼泪呀。王八撅着嘴一声儿不言语，瞧他的神气，很在那里懊悔失言似的。周三又出主意道：“八哥，你招惹的好姊妹生气了，既然有正经事体，去罢，去罢。”王八一想，横竖番菜馆里也可以过瘾的，便穿了马褂，对周三道：“既这么着，失陪了。”周三又同王八咬了一句耳朵，王八点点头去了。

周三瞧着王八已去，便笑着道：“你如今心上到底怎样？”黑牡丹道：“问你呀！”周三道：“我吗，单单不能骹拿肚子破开

把这心儿肺儿一古脑儿抠出来给你好姊姊瞧呢！我同你好姊姊说几句心底里的闲话罢！”黑牡丹在玻璃厨内取出一只紫铜盒来，笑微微的道：“你心底里到底怎样，端的谁见来？心头口头合的上合不上也只有你一个儿知道。你瞧着我待你的情分儿，差也不差？这一盒儿膏子，我亲自坐了东洋车到虹口广东街天昌祥去挑的头号公烟，这是装现成的盒儿，十块洋钱一盒，不过三两膏子呢。如今的鸦片烟端的忒贵了，你去想罢，我手里又没多的钱，好容易凑成了十块洋钱，瞒了那讨厌的王八，去挑这膏子来请你。”那周三听了黑牡丹的这般言语，不知要哪么着才过得去，着实感激一番。于是对躺着，手里烧烟，嘴里却娓娓的说道：“不瞒你好姊姊说，我周三今年二十五岁了，相与过的姊姊妹妹们也差不多十来个了，哪一个真心真意的痛我哇？无非是贪图我几个钱罢哩。想罢，她们既然是贪图我的钱，因此假意儿同我要好。不是说句粗话，一块儿睡着没口子的肉麻，心肝、宝贝乱喊乱嚷，猜她们的心上何尝是肉麻着我这个人？就不过肉麻着我的钱哇。她乱喊乱嚷了一大堆的肉麻，我就去了一大堆的钱。想穿了，还有什么情儿趣儿吗？只有你好姊姊却不同了。想当日好姊姊从莘庄到上海来，耽搁在鹿鸣旅馆，听着王八的海外奇谈，乱说着他老子是做过抚台的，伯伯、叔叔、哥儿、弟兄都是秀才、举人、进士、翰林，家里怎样的富贵，那么的势派，自己也是举人，捐着知州，加了盐运使衔，蓝顶花翎，道台衙门犹如自己家里的一般，随便跑出跑进，哪怕苏州去，三大宪衙门也三不两时的跑来跑去。谁不知道他们上海姓王的原是大乡绅，然而也没曾做过抚台。好姊姊哪里知道其中的细微曲折！打听打听，这儿果然有姓王的大乡绅，自然信以为真了，这样的阔老不相与，还想相与谁呢？不过好姊姊没想到这一层，他既然是本地